

又老了一岁诶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1-04-15 11:13

今天（4月14日）是这期法语课的最后一天，上课听完了老师的评价，拿到还不错的评分考核，因为天气太好，不想一直呆在课堂上，中间就溜出去到图书馆还书借书，洗衣服晒衣服，下课后到院子里准备躺下看书，很快就睡着了，按出生地时间，好像顺便又在梦里老了一岁，醒来朋友Q说送我的生日礼物显示寄到了，我去前门拿到盒子，打开是一个望远镜，以后可以清楚地看到枝头或者天空的鸟儿们了。

说明书里调试望远镜说顺时针逆时针旋转，就想没有钟表之前我们如何表达一个圆的方向呢？左右上下？有了钟表好像给了时间一个方向，虽然也知道其实是一个圆圈，不断重复，自己脑子里呼呼过一些时间是环形或圆形的东西，埃科的文集名字《Turning back the clock》，尼采eternal recurrence，印度教轮回，毕达哥拉斯.....它们好像都疑虑或笃信历史是一个环形，所有存在的事物，已经出现过，并且还会再出现，这就让我每年对本来并不在意的生日每每沮丧起来，又常看新闻，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消息（还好一些夜晚的月亮还是那么漂亮，这是对时间循环最满意的期待之一，像是眼睛里的爱人），如埃科说的，历史总是在以冲突的方式重复自己(History repeats itself, and always in the form of conflicts)。

年长一岁也像是指针又要转完一圈，之后还是继续一圈一圈地转，具体是什么方向只是我们人类自己要费心和定义的问题。和Q说我要去河边走一走，月初圣佛朗索瓦河边还有冰雪，现在早已化为春水，古人爱说春水生，不知道英语或法语怎么翻译，虽然spring本身就有水的意味，即使作动词也感觉很有春水的活力，法语就了然，printemps，第一个季节，“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鸂鶒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水禽鸟儿们，你们不要独自在春天开心，我也感到春天的明亮，而且我现在还有望远镜可以看到你们的欢喜。

春天能再次回到河边也算是开心的一件事吧，至少至少，还有赫拉克利特，在环形时间的诅咒中，宽慰我绝对没有踏入同一条河两次的可能，要么我被卷走，要么我有一些对眼下更为冰凉或者清醒的感受。

说到鸟，《Birds of New England》的作者鸟类学家Edward Howe Forbush在20世纪初通过所谓的“情报贩子”tipsters曾经收到成千上百个北美热心群众的来信，告知Forbush先生自己在生活中遇到和观察的鸟，他们的饮食还有其他各种习性等等，这些通讯很多并无参考资料的价值，仅仅是分享一些零碎喜悦，比如Mr. E. O. Grant说他自己跪在地上模仿云杉松鸡宝宝的叫声，松鸡妈妈直接飞到了他头顶上，他特意注明：没有任何受伤。比如Miss Fannie. A. Stebbins来信说一只松林莺被困在Springfield的一个教室里，家长们上课的时候都跑到教室的窗户旁边喂这只鸟。神父William R. Lord报告说自己用低沉私密的语气和一只知更鸟说话，他还特意注明，知更鸟很喜欢....很多很多这样简单有趣的报告，后来写文章把这些情报辑出来的E.B.怀特说最让自己嫉妒的是Mr. Fred G. Floyd，因为他在1929年4月成为唯一一个在马萨诸塞州看到赫氏带鹀（Harris's sparrow）的人。Edward Howe Forbush去世后，怀特在缅因州也看到了这只外来鸟，他说之前有一阵强风，推测这只鸟应该就是乘着风从内布拉斯加州或者堪萨斯一路飞到新英格兰的。

我是想说，明年我又老了一岁的时候，我也想乘着一阵不管什么样的风，去一个不知道什么的地方，在那里，一些人会和我一样惊奇地发现一些自然以及生活中的奥妙。就是这样。

cheers! (干杯, 再会, 谢谢!)

